

## 生活笔记

## 母亲对春天的渴望

文/钱永广

母亲骨折住院时,她躺在病床上,叹气说:“我恐怕真的老了。”

母亲叹气时,她以为身边没有人。这话碰巧被姐姐听到了。“不是恐怕,去年给你过的80岁生日,你忘了?你是真老了。”姐姐走近床前,提醒母亲说。

母亲没有吱声,她沉默着。我知道,倔强的母亲,如果有人说她老,她是不会服的。特别是父亲去世后,她仍坚持一个人住在老家,这让我很不放心。每次我提议把她接进城,她总是说,“我还没老,我在老家自己种菜,养鸡,照顾好自己,还行。你们就安心在城里工作,不用为我劳心费神。”

那次骨折出院后,拗不过母亲,她还是坚持要回老家住。可母亲终究还是老了,特别是骨折后,体力已大不如前。家里的小黑狗,撵着一只芦花鸡,母亲拿着棍子追,可她怎么也追不上肇事的“小黑”。带着无奈,母亲还是放下了棍子,嘴里不停地骂着“小黑”。

以前,母亲在家觉得闷,没人说话,就一个人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大姨家,找人唠叨家常。可现在,去串门的事也免了。她被迫无奈宅在家里,行动能力也越来越受限。

母亲承认自己老了,是她第二次摔倒骨折后。今年春节前,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,竟然站在凳子上劈柴。凳子一翻,摔了个大跟头。母亲的股骨,被打了三根钢钉。再次经历骨折,母亲的身体,就像秋天的茄子,彻底瘪了,如果不借助拐棍,她再也站不起来。

出院后的母亲,不再像以前那样,嚷着要回老家,而是住进了我家。可无论我家的沙发有多柔软,母亲也不愿在那多坐一会儿。更多的时候,她喜欢拄着拐棍,一个人站在阳台,对着窗外看,有时一看就是半天,让我很是不解。

我家房前是胭脂山公园。正值春天,樱花、桃花,玉兰花,竞相怒放。特别是被树木包裹和溪流环绕的胭脂山上,每天总有数不清的鸟儿,在那欢呼雀跃,清脆婉转的叫声,总让人对春天的野外心生向往。

站在阳台上的母亲,看着那些花,听着那些鸟叫,她的眼里亮亮的。我知道,公园里的花,胭脂山上的鸟,公园里所有春天的景致,撩动了母亲的情绪。母亲推开窗户,一缕春风吹进阳台,吹在她长满皱纹的脸上。母亲似乎忘记了自己,她陶醉在春天的气息里,竟然情不自禁哼起了扬剧小调,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人。

母亲唱扬剧小调的情形,让我仿佛看到了她年轻时的模样。年轻时的母亲,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,春天里,她挑着一担化肥,一路小跑着,她要给地里的麦苗施肥。麦苗青了又黄,那五月的麦地,沾满了母亲的汗水,母亲用汗水,填饱了我幼年的胃,由此让我始终铭记着春天里的母亲。

阳台上的母亲,面对着窗外鸟语花香的春天。母亲唱完小调,明媚的脸庞,忽而掠过一丝忧伤。“许久没回家了,不知堂屋门前的桃花,开得是否和公园一样艳丽?”“清明又快到了,我把老家的大门留了缝隙,我不在家,今年不知燕子是否还能飞回老屋筑巢?”

母亲喃喃自语时,我就知道,现在只靠拐棍走路的她,对窗外的春天充满了渴望。她多想走近公园里的那些花草草,和春天撞个满怀。她多想回到那个她常住的老家,看一下门前的桃花,今年是否依然灿烂。她多担心她不在家,南归的燕子,今年不再飞回她住的老屋筑巢。

母亲的喃喃自语,让我明白,虽然她的腿已不能独自行走,我家阳台把她隔在了春天之外,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春天的渴望。她仍渴望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我和妻子特地买了一辆轮椅。她没有拒绝,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倔强。如今,傍晚我们下班,母亲坐在轮椅里,我们推着她,沿着公园的小径,聊着天,赏着花,听着鸟鸣,母亲终于走进了在阳台上看到的春天。遇有假日,我把轮椅放在车的后备厢,载着母亲回到老家。我用手机把老家的老屋、房前屋后的草木,连同春天里的母亲,一同拍成照片带回城里。

返城后的我们,当母亲再想老家时,我就把拍的照片给她看。母亲看照片时,眼角总会浮现浅浅的笑。我知道,虽然母亲已经老了,老到已不能独自行走,但是她仍渴望走进外面的世界,而我该做的是,还可以用轮椅推着她,带她去看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

## 都市心情

## 清欢铜钱草

文/林丛中

案头置一陶瓷罐清水,几株铜钱草便在其中安了家。起初只是疏疏的几茎,没过多久,便密密匝匝,绿油油、圆圆的叶片一下子就将陶罐铺满了。我不得不分出一盆另养。又过些时候,它就连根盘在罐子里,再也分不动了,从此草与罐浑然一体,相伴多年。

纵横恣意的铜钱草,不但满罐深碧,花穗无数,蔓茎竟拖了两米多长,一直垂到旁边去了。深秋时黄了叶子,反倒更添意趣。冬日的枯叶也自有韵味。我取来配在瓷器旁拍照,效果相当好。它生命力极强,一旦长好,便蓬蓬勃勃地四处蔓延,且无病无灾,年年如是。

铜钱草之所以得名,是因为它的叶片圆圆的,像极了旧时的铜钱,却无半分铜臭,只带着草木的清润。边缘浅浅的波浪纹,似被风细细揉过,叶面光洁如洗,透着温润的光,仿佛是大自然用最柔和的笔触,精心勾勒出的碧玉盏。一根根细长的茎,亭亭而立,不蔓不枝,擎着那圆圆的叶,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,又似一个个踮脚而立的绿衣仙子,在清水之上,轻摇曼舞。

那日,行至池塘边,见一片野生的铜钱草,肥绿更胜盆栽。野生铜钱草,天然生野趣,是自家陶瓷罐和玻璃缸中略显细弱的草株所不能比的。我拔了几根回来养,没多久便长势喜人。它生命力强悍,竟把容器遮掩得几乎看不见,干脆在陶瓷罐里唱起了独角戏。

清晨,阳光漫过窗棂,落在叶片上,昨夜残留的露珠滚来滚去,像碎钻,又像珍珠,将那绿映得愈发清亮。风轻轻拂过,叶儿便微微颌首,彼此摩挲,发出细碎的声响,似在低声私语,又似在浅唱清歌。没有牡丹的雍容,没有玫瑰的艳丽,只是以最朴素的姿态,守着一方清水,在方寸之间,舒展着自己的诗意。

人们喜爱铜钱草,许是爱它名字里的吉祥,盼着“铜钱”满盆,富贵自来。可我偏爱它的清寂与淡泊。它从不择地而生,一只粗陶碗,一个旧笔洗,甚至半块残瓷,只要有水,便能蓬勃生长。不与群芳争艳,不与繁花斗奇,默默生长,静静葱茏,任凭窗外世事纷扰,它自守着内心的清静,在水湄之间,自成一方天地。

这是最懂生活的草,简单、坚韧、自在。水少了,便添上一瓢;光弱了,便向着有光处努力伸展。即便偶尔枯败,只要根还在,遇水便能重生,重新抽出嫩茎,长出新叶,焕发出更旺的生机。像极了平凡日子里的我们,不求轰轰烈烈,只愿在平淡岁月中,守着内心的澄澈,把寻常时光,过得绿意盎然,清欢有味。

这铜钱草,不惹尘埃,不沾俗念,以水为魂,以绿为韵,在案头,在阳台,在眼前,静静生长,默默芬芳。它是俗世里的一抹诗意,是喧嚣中的一份宁静,告诉我们:最朴素的生命,亦有最动人的风雅;最简单的坚守,便是最温柔的圆满。